



EVA BRAUN

# 与希特勒相伴的人生 爱娃·布劳恩

「德」海克·格特马克尔 著  
朱刘华 译

Eva  
Braun

爱娃·布劳恩  
与希特勒相伴的人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娃·布劳恩：与希特勒相伴的人生 / (德) 格特马克尔著；  
朱刘华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1  
ISBN 978-7-5125-0158-4

I. ①爱… II. ①格… ②朱… III. ①布劳恩, E. (1912~  
1945) —生平事迹 IV. ①K835.16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32423号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1-2010-3847号

©Verlag C.H.Beck oHG, München 2010

## **爱娃·布劳恩：与希特勒相伴的人生**

**作 者** [德] 海克·格特马克尔  
**译 者** 朱刘华  
**责任编辑** 戴 婕  
**统筹监制** 古 雪 葛宏峰  
**策划编辑** 李冶威 古 雪  
**市场推广** 张 蓉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6开  
17.5印张 343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158-4  
**定 价** 29.8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 64270995 传真：(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 // www.sinoread.com

## 序

1945年3月7日，爱娃·布劳恩乘坐一辆邮车从慕尼黑前往柏林，准备写完她的故事。<sup>1</sup>这段故事于1929年开始于慕尼黑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的店里，她在那里结识阿道夫·希特勒，他是当时还不很成功的极端右倾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主席。现在她违背他的意愿返回首都，去陪他一起死。

希特勒曾经命令她留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上萨尔茨堡，他在那里有座大庄园——他的“山间要塞”。因为柏林惨遭破坏，尤其是在盟军2月3日的空袭之后，空袭警报每天要响上好多回。苏联红军已于1月到达奥德河。美军和英军在众盟友的支持下，正从西方接近。因此，总理府里谁也没料到爱娃·布劳恩会在此时出现。阿尔伯特·施佩尔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随着她的到来，“一个死亡信使生动、真实地进入了地下掩体”<sup>2</sup>。事实上，这样一来，她就走出了长年情妇生活的阴影。从此她的名字就同希特勒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一起死亡，让她自己和他一道成为传说。这是她想要的吗？

历史学家伊恩·克肖写道，谁对20世纪的影响都超不过阿道夫·希特勒。就连“现代、进步的文明社会”都会快得令人无法想象地“变野蛮”，这一令人震惊的体验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sup>3</sup>希特勒的名字由此成为一个象征，全世界都将这个名字同暴力、非人道、种族主义、变态的纳粹主义、民族大屠杀和战争联系在一起。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保尔·封·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纳粹党从而合法地取得了政权，从那以后，不仅是介绍纳粹独裁的组织，还有诠释希特勒“现象”的尝试不胜枚举。<sup>4</sup>这一讨论持续至今。

与此相比，爱娃·布劳恩，“邪魔本人”多年的女朋友和后来的妻子，似乎没有任何历史意义，正如休·特莱弗—罗珀所写的那样，只是“元首的一个十分苍白的影子”<sup>5</sup>，是“历史的一次失望”——是虚无。之所以这样，原因在于人们认为，爱娃·布劳恩在希特勒做出导致滔天大罪的决定时“未发挥作用”，只是私生活的虚假田园风光的一部

分，这一假风光甚至能让希特勒“更坚决地实施恐怖”<sup>6</sup>。因此，在希特勒传记里爱娃·布劳恩始终只是个配角。研究她的生活经历的少数作品就算没受意识形态影响，也主要是介绍被信以为真的她的可悲的“女人命运”，放弃了作为希特勒的女友对她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的适应。<sup>7</sup>

作为历史角色的爱娃·布劳恩不受重视，这从文学作品里占据上风的希特勒形象也可以得到解释。因为对希特勒这个人的描写至今都有争议。他的一些传记作者甚至声称他是个“非人”。20世纪70年代初，约阿希姆·费斯特虽然认可他存在一种貌似确凿的权力欲望和一种“独特的伟大”，另一方面又指责他作为个体的苍白，他的塑像般的特征和夸张的表现，说他“没有能力过日常生活”<sup>8</sup>。几十年后，伊恩·克肖也认为，希特勒的“全部本质”体现在他的领袖角色里，而他缺少一种“个人的”、“较深层的”存在，这位暴君“极不寻常地”具有“魅力独特的权力”，他的私生活仅由一系列“空洞仪式”组成。<sup>9</sup>时隔60年后，即使坚信历史学家们如今已经“仔细测定了”纳粹帝国的“深渊”，他们看到的仍然只是“魔鬼嘴脸”<sup>10</sup>。

可是，这一诠释到头来是否存在被希特勒的自我表现所左右，将他的个人解释为次要的，从而剥夺了他做人的资格的危险呢？这样一来他是不是摆脱了我们的自我批判式理解呢？最后，他的人民教育和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不停地散布，说“元首”为德意志民族牺牲了私人生活和个人幸福。他“像大海中的一块礁石，超脱于日常生活的所有烦恼和缺憾”<sup>11</sup>。如今回顾时还在设计出这样一个艺术角色，这妨碍后代正确面对自己的历史，理解纳粹专制的本质吗？

这里绝不是要为描写历史时过分强调个性辩护，也不是想对一个独裁者的私人一面表示“理解”，这个独裁者是魔鬼的化身，他已成为一个可疑的偶像。至今尚未有哪位作者对爱娃·布劳恩做过严肃的历史资料考证研究，这种研究将提供从新的角度认识希特勒的机会，也将有助于去魔鬼化。

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女人到底是谁，通过她可以对“滔天大罪”获得哪种视角。毕竟爱娃·布劳恩同阿道夫·希特勒维持了一段长达16年的关系，最后以一起自尽告终。另外，虽然这段关系在德国社会很大程度上被隐瞒了，这也是希特勒少有的同女人的亲密联系。从外表上看，爱娃·布劳恩年轻、金发、爱好体育、妩媚、好享受，而私人照片上的希特勒有点老气、死板，长着“心理变态病人的脸”（约阿希姆·费斯特），两人根本不般配。据说，爱娃·布劳恩喜欢时装、电影和爵士曲，爱阅读1933年后在德国被禁的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爱好旅游，过度从事体育活动。<sup>12</sup>这样，她的生活几乎不符合小资产阶级的、纳粹思想宣传的德国妇女的榜样，这个榜样必须首先是个

母亲，乖乖地为男人看家。那又是什么将爱娃·布劳恩同希特勒联系在一起了呢？她同那位纳粹领袖身边最亲密圈子里的男人是什么关系呢？她同戈林、施佩尔或鲍曼是什么关系呢？这对希特勒有什么影响？希特勒私下里同他的情妇生活在一个迥异于官方刻画的“元首形象”的反世界里吗？或者，根本就不能进行这种区分？无论对于爱娃·布劳恩还是对于希特勒，这两个世界都是不可分割的吗？

表面看来，爱娃·布劳恩是个才华平平、出身于一个保守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年轻女子，她显然既不是靠她的出身也不是靠她的兴趣引起注意的。但记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她对政治事件漠不关心。<sup>13</sup>因此爱娃·布劳恩不像玛格达·戈培尔那样善于交际、捉摸不透，也不像香槟酒厂老板奥托·亨克尔的女儿安奈丽斯·冯·里宾特洛甫那样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她也没有格达·鲍曼的狂热。人们都以为她的生活普通、平庸，可是，正因为这样，才要探究她的历史，因为在包围她的“邪恶”氛围里，她的“普通”显得像一种无政府主义，它也让邪恶显得不同。

## ----- 注释 -----

1 参见列乌·贝希蒙斯基的《马丁·鲍曼的最后笔记。一份文件及其作者》，斯图加特，1974年，第148页。在参考文献和回忆录里，他们到达柏林的时间说明介于2月和4月之间。参见奈林·E.古恩的《爱娃·布劳恩——希特勒。生活和命运》，弗尔贝特，1968年，第181页。阿尔伯特·施佩尔的《回忆录》，第468页。爱娃·布劳恩是乘坐火车的说法可能要归因于英文对鲍曼3月7日日记的错误翻译，日记里说，布劳恩是乘坐一辆“邮车”到来的。参见马利奥·弗兰克的《元首地下掩体之死。希特勒最后的日子》，慕尼黑，2005年。

2 阿尔伯特·施佩尔的《回忆录》，第468页。

3 伊恩·克肖的《希特勒1889—1936》，由尤尔根·彼得·克劳斯和约格·W.拉德马赫译自英文，斯图加特，1998年，第15页。

4 这里是一批精选书目：台奥多尔·豪斯的《希特勒的道路——一篇1932年的文字》，由艾伯哈德·耶克尔编辑出版，斯图加特，1968年；康拉德·海登的《阿道夫·希特勒传记——不负责任的年代》，二册，苏黎世，1936/37年；赛尔格·朗和恩斯特·封·申克的《一个人类罪犯的肖像》，圣加伦，1947年；瓦尔特·戈利茨和赫伯特·奎恩特的《阿道夫·希特勒传》，斯图加特，1952年；阿兰·S.布洛克的《希特勒——一篇有关暴政的论文》，杜塞尔多夫，1953年；赫尔穆特·海贝尔的《阿道夫·希特勒传》，柏林，1960年；汉斯-贝恩德·尤瑟福的《希特勒最后的日子》，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1965年；维尔纳·马瑟尔的《阿道夫·希特勒——传说，神话，真相》，慕尼黑和埃斯林根，1971年；约阿希姆·

C. 费斯特的《希特勒传》，柏林和维也纳，1973年；罗伯特·帕尼的《阿道夫·希特勒的生死》，纽约，1973年；汉斯-尤尔根·艾特纳的《元首，希特勒的人格和特点》，慕尼黑和维也纳，1981年；赖纳尔·齐特曼的《希特勒——一个革命者对自己地位的认识》，慕尼黑，1998年；伊恩·克肖的《希特勒1937—1945》，斯图加特，2000年。

5 参见维尔纳·马瑟尔的《阿道夫·希特勒——传说，神话，真相》，第318页。

6 吉多·克诺普的《希特勒身边的女人们和玛丽莲》，慕尼黑，2001年，第83页。

7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安吉拉·兰姆贝特的《爱娃·布劳恩失去的生命》，伦敦，2007年；约翰尼斯·弗兰克的《爱娃·布劳恩——历史动荡时代不寻常的妇女命运》，普鲁士的奥尔登多夫，1988年；让·米歇尔·查理和雅克·德·劳尼的《爱娃·希特勒，父姓布劳恩——第三帝国的重要女性》，埃森（法文原版为《爱娃·希特勒，父姓布劳恩》，1978年，巴黎）；格伦·英菲尔德的《爱娃和阿道夫》，纽约，1974年；至今唯一值得认真对待的传记是：奈林·E. 古恩的《爱娃·布劳恩——希特勒。生活和命运》；也参见《爱娃·布劳恩——秘密情妇》，收录于安娜·玛丽娅·西格蒙德的《纳粹女人》，第235—284页。

8 约阿希姆·C. 费斯特的《希特勒传》，第17，698，708页。

9 伊恩·克肖的《希特勒1889—1936》，第22，23页。阿兰·S. 布洛克在《希特勒和斯大林——平行的生活》里也认为希特勒没有交际能力，柏林，1991年，第502，503页。

10 乌利希·希利编辑出版的《阿尔贝特·施佩尔——1945年克拉斯贝格审讯记录》，第12页。

11 伊恩·克肖的《希特勒神话——第三帝国的民意和宣传》（当代史季刊丛书，第41册），斯图加特，1980年，第66页以下。

12 参见安娜·玛丽娅·西格蒙德的《纳粹女人》，第248页。

13 参见阿尔贝特·施佩尔的《回忆录》，第107页。施佩尔在那里写道：“爱娃·布劳恩对政治不感兴趣，她几乎从未试图影响过希特勒。”参见克丽丝塔·施罗德的《阿道夫·希特勒女秘书的回忆录》，由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编辑出版，慕尼黑，1985年，第166页。



爱娃·布劳恩

EVA BRAUN

目录

CONTINTES

## 序 / 1

### 相遇

#### 1. 海因里希·霍夫曼工作室 / 3

纳粹党御用摄影师 / 3

“沃尔夫先生” / 5

私人财产受托管理人 / 9

#### 2.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慕尼黑 / 18

极端之间的城市 / 18

日常生活和政治环境 / 19

纳粹运动 / 21

#### 3. 布劳恩一家 / 25

普通市民生活 / 25

长期女伴：玛格蕾特·布劳恩 / 27

保持距离的姐姐：伊尔莎·布劳恩 / 29

#### 4. 在希特勒身旁获得权力 / 35

与“元首”的情妇保持距离 / 35

牺牲还是算计? / 40

权力前院里的孤独 / 42



## 反世界

### 1. 纳粹女人 / 57

意识形态和现实 / 57

玛格达·戈培尔——“第三帝国”的第一夫人 / 60

埃米·戈林和伊尔莎·赫斯 / 65

爱娃·布劳恩的角色 / 69

《日记》 / 74

### 2. 元首神话或私下的希特勒先生 / 94

1935年在纽伦堡党代会上 / 94

悄然飞升 / 96

一种“失去的生活”？ / 97

希特勒和布劳恩一家 / 98

### 3. 情妇和内围圈子 / 108

施佩尔夫妇 / 108

勃兰特夫妇 / 112

马丁·鲍曼 / 116

### 4. 上萨尔茨堡的生活 / 124

庇护所和权力中心 / 124

“宫廷侍从” / 131

政治和私事 / 137

莫勒尔大夫 / 142

赫尔曼·爱舍 / 146

1936—1939年山庄的“女管家” / 150

出行 / 161



爱娃·布劳恩  
EVA BRAUN

目录  
CONTINTES

## 灭亡

### 1. 战争中的孤立 / 193

战争爆发 / 194

毁灭 / 195

“元首总部” 山庄 / 198

毁灭开始 205

### 2. 1944 年 7 月 20 日及其后果 / 220

内围圈子的反应 / 220

送给爱娃·布劳恩的战利品 / 223

遗嘱 / 224

### 3. 决定留在柏林 / 230

最后的进攻 / 231

地下生活 / 234

元首地下掩体里的婚礼和结局 / 238

### 4. 身后 / 248

## 结束语

## 附录

人名索引 / 259

爱娃·布劳恩  
EVA BRAUN

相遇



埃里希·肯普卡从1932年起就担任阿道夫·希特勒的司机。1945年4月30日14点30分左右，他在柏林总理府地下室车库里接到一个电话，要他准备200升汽油，送到总理府花园元首地下掩体的门口，其他情况在那里会告诉他。当肯普卡带着几名帮他搬汽油桶的人赶到时，党卫军旗队长奥托·京舍告诉他“元首”死了。京舍接到任务，要在那里将元首立即焚烧，因为希特勒不想“被放在一家俄国的珍奇物品陈列馆里展出”。两人走进地下室，在那里，马丁·鲍曼将爱娃·布劳恩的尸体交给肯普卡。她一身黑衣，心脏位置感觉湿漉漉的。肯普卡抱着她走上楼梯，走向门口。管家海因茨·林格和大夫路德维希·施通普埃格尔博士抬着希特勒的尸体走在他前面。后面跟着京舍、鲍曼和约瑟夫·戈培尔。将近15点时他们将两具尸体并排放在地面的沙子里，往上面浇了五桶汽油，将它们点燃了。当尸体燃烧时，一群人站到掩体门口，最后一次举臂行希特勒礼。炮弹落在周围，他们又赶紧撤回了地下掩体。<sup>1</sup>

## 1. 海因里希·霍夫曼工作室

将近 16 年前，1929 年 10 月，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首次相遇在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的工作室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霍夫曼是慕尼黑一位著名的新闻和肖像摄影师、出版商和纳粹早期的铁杆成员。他主持着阿玛利恩街 25 号的一家工作室，位于慕尼黑市中心奥德翁广场附近，他为它取名“霍夫曼摄影屋”，在那里为《慕尼黑新闻画报》及国内外新闻社提供照片。霍夫曼自 1909 年起就在慕尼黑拥有了自己的企业，<sup>2</sup>他的父亲同样也曾经是个摄影师，据说是父亲强迫这位独子步他的后尘的。早在 1914 年之前，他的图片新闻——“霍夫曼摄影报道”及肖像摄影就让他艺术家圈子里也拥有了名气。但他的生意兴隆要感谢纳粹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作为“未曾服役过的战时后备军”，他被派到法国前线一个“飞行员后备队”，战后他用他的工作效劳于崛起的极右民族主义运动。<sup>3</sup>

### 纳粹党御用摄影师

再也无法准确追述霍夫曼是何时，又是在何种情况下首次遇到希特勒的了。霍夫曼的女儿亨利埃特·封·歌拉赫后来声称，她父亲是通过民族主义诗人迪特里希·艾卡特接触到希特勒的。霍夫曼本人在他的回忆录里声称，1922 年 10 月 30 日，一家美国图片新闻社答应付给他 100 美元购买一张希特勒的照片，<sup>4</sup>从那以后，纯职业原因导致了他和希特勒的首次相遇。在这封早在 1948 年就已经形成、未公开发表的辩护中，霍夫曼介绍，这家“美国新闻社”向他提供了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购买第一张希特勒的照片”。为了“无论如何”得到这笔钱，他巧妙设计了一出听起来像是巧合的邂逅，建议希特勒的一位好友、即将举办婚礼的赫尔曼·爱舍，1923 年 7 月 5 日在他的“霍夫曼摄影屋”里举办婚宴，他想用这样的方法认识证婚人之一希特勒。<sup>5</sup>

事实上，早在 1920 年 4 月 6 日——也就是比希特勒晚半年——霍夫曼就加入了德国工人党，这个政党是前一年 1 月由安东·德莱克斯勒在慕尼黑成立的，不久就更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从此霍夫曼就出版由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作家迪特里希·艾卡特主编的周刊《使用纯正德语》，艾卡特是希特勒的慈父一般的朋友和导师，这位不成功的诗人在刊物中以“德国醒来”的口号煽动人们反对魏玛共和国、

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犹太人。<sup>6</sup>有很多证据表明，在他以多种方式为纳粹党，尤其是希特勒——纳粹党攻击性的“啤酒馆地下室鼓动家”和（自1921年7月29日起）主席——效劳之前，霍夫曼先是在世界观上与他志同道合的圈子交上了朋友——其中有艾卡特、希特勒和记者赫尔曼·爱舍<sup>7</sup>。尽管受到各种询问，希特勒不想被人拍照。霍夫曼一开始尊重他的愿望，因此，直到1923年9月9日的“暴动”失败之后，由霍夫曼拍摄和出售的那位被关押者的照片才发表出来。“暴动”不仅帮助希特勒扬名德国，也将他送进了监狱。次年，霍夫曼推出了一本取名《德意志醒来》的图文并茂的画册。1926年，从事颠覆活动的霍夫曼与希特勒以及他们共同的朋友、纳粹党首任宣传部长赫尔曼·爱舍一起创办了图片很多、每周出版的纳粹党机关刊物《观察家画报》。同年，在霍夫曼的建议下，《民族观察家》头一回刊登照片——当然是由他自己的工作室制作的。

这样一来纳粹党就拥有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几年之前还流行使用铜版画或绘图作为报刊新闻的插图，连纽约的《时代周刊》也是从1922年起才发表照片。摄影新闻学的突破刚刚开始，1925年小型照相机的研制成功使之得以实现。<sup>8</sup>图片印刷在德国日报上传播得很慢，这同美国相反，也同英国和法国相反，英国的《每日镜报》和《法国画报》1907年就在伦敦和巴黎之间建立了每天的图片电报服务。<sup>9</sup>

霍夫曼发表在《民族观察家》上的图片里有一个系列，拍摄的是希特勒在纳粹党重新成立后于1926年7月4日在魏玛的纳粹党首届全国党代会上第一次抬臂致意，向数千名阔步游行表示忠诚<sup>10</sup>。这样，在纳粹党崛起初期，霍夫曼就凭直觉和摄影家的灵巧将赌注押在了拥有这些图片的权力和党内暂无争议的主席身上。很快，希特勒及其对外或对党内竞争者进行的宣传战役就少不了他了，他成了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sup>11</sup>。从那时起，不管这位纳粹党领袖出现在哪里，身边几乎都少不了霍夫曼。无论是旅行、竞选还是在希特勒最喜欢的慕尼黑饭店里用午餐，霍夫曼始终在场。

不过，职业上将赌注全部压在希特勒和纳粹党身上的这一决定在随后几年里才得到回报。1929年，即将举行的州议会竞选和群众活动让霍夫曼公司的任务大增。包括8月1日至4日纳粹党在纽伦堡召开的长达4天的全国党代会，会议期间，6万名冲锋队和党卫军成员进行了轰动一时的大游行，希特勒也同新闻沙皇和德国民族主义人民党主席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一起亮相，10月26日在慕尼黑黑皇冠马戏场里举行公民表决，反对“扬恩计划”（Young-Plan）的提议。另外，这一年纳粹党首次取得了竞选成功。如果说，一年之前，1928年5月20日，根据国会选举结果，民族社会主义者好像又不足轻重了，因为它只得到了2.6%的选票，1929年州议会和地方选举时却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

势。<sup>12</sup>面对世界经济危机的蔓延和失业人数上升到 332 万的背景，无论是在萨克森还是在巴登、巴伐利亚，纳粹党的议会席位都增加了。在图林根，纳粹党所获选票所占的比例甚至由 4.6% 上升到了 11.3%。

面对这些数字，44 岁的霍夫曼偏偏在 1929 年秋天，世界经济危机开始时扩张他的业务，这不是巧合。不管怎样，无论是纳粹党越来越大的订单，还是希特勒本人对他渐增的需求，都让他得到了好处。另外，照片新闻社当时大有市场，因为越来越多的报刊使用照片做他们的报道插图。全世界对时事照片的需求在稳步上升。霍夫曼的深藏在谢林街 50 号一座后院里的手工小作坊现在发展成了一家生意兴隆的企业，1929 年 9 月，它将店面搬到了阿玛利恩街 25 号，摇身一变，成为“霍夫曼纳粹党摄影屋”。重新开张前甚至新招了员工，其中也包括 17 岁的爱娃·布劳恩。<sup>13</sup>

## “沃尔夫先生”

在“霍夫曼摄影屋”，爱娃·布劳恩似乎大多数时候都站在“柜台后面”。不过，至于她在那里到底是做什么的，有关说明相互矛盾。亨丽埃特·封·希拉赫是霍夫曼的女儿，爱娃·布劳恩同龄的女友，她本来应该知道的，她在她的回忆录里的一处声称，爱娃·布劳恩是她父亲“照相馆里的学徒”，另一处又说爱娃·布劳恩在她父亲的“照相馆里”卖“胶卷”。<sup>14</sup>事实上两种说法都对。海因里希·霍夫曼后来说，爱娃·布劳恩在他那里是“新手和销售助手”，在“办公室、销售部，也在冲印室里”工作。自 1933 年起，在“更加熟悉”公司之后，爱娃·布劳恩就专门“从事摄影方面的事”。<sup>15</sup>

女摄影师当时已经是一种受人尊敬、令人向往的妇女职业，这个行业年轻时髦，有朝一日成为时装或肖像摄影师的想法吸引着众多女性，特别是爱娃·布劳恩也对时装感兴趣。但她首先必须在霍夫曼那里学习使用相机和冲照片。稍微关心一下霍夫曼和他的客户，卖东西，这些从一开始也属于她的任务。最后，除了新闻摄影，正在兴起的业余摄影的销售市场也在不断上升。因此“霍夫曼摄影屋”不仅提供摄影服务，也提供从事摄影所必需的、人人都能轻易掌握的设备，另外也提供自己制作的图片和明信片。后来的纳粹党帝国青年领袖、海因里希·霍夫曼的女婿巴尔杜·封·希拉赫回忆说，它们的销售也由爱娃·布劳恩负责。<sup>16</sup>但是，霍夫曼偏爱的主题是他的纳粹党战友，尤其是他们的阿道夫·希特勒主席的肖像。

爱娃·布劳恩估计是在 1929 年 10 月，在其职业生涯开始几星期之后，第一次遇到

希特勒的。”据说她那天在正常工作时间结束后留在店里整理一些资料，霍夫曼将一位“沃尔夫先生”介绍给她，请她为自己及他和他的熟人去附近一家饭店里买啤酒和煎肉饼。随后一起吃饭时那个陌生人“不停地拿眼睛”吞食她，后又向她提议，“用他的梅塞德斯轿车送她回家”，而她拒绝了。最后，在爱娃·布劳恩离开工作室之前，她的老板霍夫曼问她：“你就没有猜猜这位沃尔夫先生是谁吗？你从来不看我们的照片吗？”在她否定后霍夫曼回答说：“他就是希特勒，我们的阿道夫·希特勒。”<sup>18</sup>

这一描述出现在1968年由土耳其裔美籍记者奈林·埃姆鲁拉·贡恩发表的第一本爱娃·布劳恩的传记里。据介绍，爱娃·布劳恩向她的一位姐妹——估计是姐姐伊尔莎，讲了同希特勒的这次相遇，它发生在1929年“10月前几个星期五之一”，也就是10月4日或11日。贡恩的著作至今都被广为引用，给人的印象像是爱娃·布劳恩本人向她口授了她的故事似的，可贡恩的可信度有多大呢？他是从谁那里，又是在何种情况下得到他的信息的呢？应该如何评价他自己的、捉摸不定的人格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贡恩在土耳其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新闻处工作。战争快结束前，1945年4月12日，他被逮捕，并被关进达豪集中营，秘密警察因为所谓的敌视德国罪下令逮捕了他。两个星期之后，在1945年4月29日，他同那里的其他所有囚犯一起，被美国第七军的部队从牢里解放了出来。贡恩，为简单起见自称古恩，从此生活在美国，后来出了一本刺杀肯尼迪总统的书，估计是这本书让美国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怀疑身为共产党员的他卷进了刺杀总统的事件，指控他在欧洲从事过间谍活动，伪造过证件。<sup>19</sup>

60年代中期，为庆祝盟军解放达豪集中营，古恩去了联邦德国。很显然，他利用这次机会安排了同爱娃·布劳恩家庭及希特勒身边其他人的会晤。他去巴伐利亚鲁波尔丁她的家里拜访了爱娃·布劳恩的母亲弗朗齐斯卡·布劳恩，还询问了爱娃·布劳恩的姐妹伊尔莎、格雷特和密友赫塔·施奈德尔。那一次古恩接触到了爱娃·布劳恩的私人摄影和书信，在他的作品里首次公布了它们，但他没有准确说明信息来源，杜撰的逸事及询问的时代证人的实际说明之间界限模糊，让读者无法求证。因此，鲁道夫·赫斯的妻子伊尔莎·赫斯在1968年6月25日致阿尔伯特·施佩尔的一封信中报告，“小爱娃一书的作者”古恩在兴德朗格她家住了“好几个星期”，因为他打算写一本她丈夫的传记，现在她按照他“最喜欢的口头禅”只叫他“我全部付钱先生”（Mr. I pay all）。<sup>20</sup>这话显示出不太尊敬，因为古恩显然是钱多于知识，伊尔莎·赫斯认为他的目的不太严肃。估计这位记者几年前为他的爱娃·布劳恩一书做调查时，也曾经在布劳恩家住过，但没有这方面的证明。



这样就无法担保爱娃·布劳恩和希特勒之间初次相遇过程的真实性，虽然历史有可能是像古恩描述的那样发生的。反正霍夫曼用化名“沃尔夫”将他的大名鼎鼎的党内朋友介绍给他的新学徒的原因不明，另外，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旅行时，希特勒自己也喜欢使用这个化名。<sup>21</sup>他这样做有可能是要避免这位年轻女子做出紧张甚至神经质的反应。当然这也无法阻止相互之间显然存在的吸引力，因为从此以后，毕竟已经年届 40 的希特勒每次来工作室都对 17 岁的爱娃·布劳恩百般奉承，送她小礼物。

希特勒毫不费力地就可以进行这种拜访。因为位于阿玛利恩街和特蕾西街相交处的“霍夫曼摄影屋”就在“斯特芬妮咖啡店”楼上，那是纳粹党领导人喜欢去的地方，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它都是施瓦本的自由艺术家们的聚会地点，来客中有海因里希·曼、埃利希·穆萨姆、爱德华·格拉夫·封·凯瑟林和保罗·克利。纳粹党帝国总办事处只相隔一条横街，位于谢林街 50 号，《民族观察家》的编辑室和印刷厂也在那里，只隔着几座房屋。此前住在谢林街 50 号房子里的是海因里希·霍夫曼一家，霍夫曼的“工坊”就在那旁边。他在那里为希特勒、戈林和其他党内要人拍照。<sup>22</sup>希特勒和他的党内朋友经常造访的“巴伐利亚饭店”（*Osteria Bavaria*）也在谢林街上，这是慕尼黑最早的意大利饭店，至今还在，改名为“意大利饭店”（*Osteria Italiana*）。亨丽埃特·封·希拉赫形容这家饭店是“清凉的小葡萄酒屋，有座粉刷成庞贝红色的小院子，装饰有罗马地面砖和马赛克，一座供希特勒使用的‘庙宇’，也就是前有两根柱子的壁龛。可他后来的女秘书特劳德尔·荣格说，这位纳粹元首常坐的座位是“最里面角落里最不舒服的桌子”。<sup>23</sup>

事实上他很少单独用餐。自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一直陪伴希特勒的就不仅有海因里希·霍夫曼，还有德籍美国人恩斯特·塞德格维克·汉夫斯滕格尔，<sup>24</sup>他于 1931 年被任命为纳粹党的外国新闻处处长。他是 1907 年接手“弗兰茨·汉夫斯滕格尔艺术出版社”家庭企业的艺术出版商埃德加·汉夫斯滕格尔的弟弟，一直主持出版社的美国分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随后返回慕尼黑。另外，属于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老圈子的还有阿道夫·瓦格纳，大权在握的慕尼黑—上巴伐利亚省党部头目——又名“慕尼黑暴君”——管家尤利乌斯·绍布，“大腹便便的曾经的马贩子”（约阿希姆·费斯特语）和挚友克利斯蒂安·韦伯尔及赫尔曼·爱舍，纳粹党创建人之一，戈培尔叫他“小希特勒”。再加上 1927 年起成为纳粹党员的年轻的马丁·鲍曼和自 1931 年起担任纳粹党帝国新闻负责人的奥托·迪特里希，以及党卫军大将约瑟夫·泽普·迪特里希，马克斯·阿曼和威廉·布吕克纳，后者是冲锋队副总指挥，自 1930 年起担任希特勒的首席副官。<sup>25</sup>